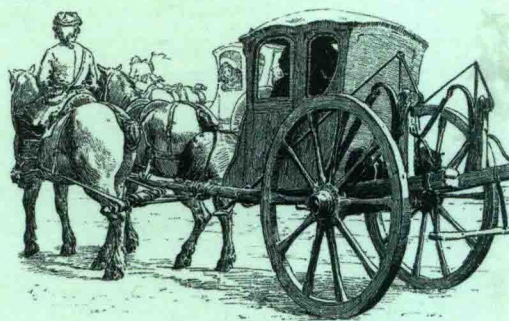




风雪

The Snowstorm

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

〔俄罗斯〕列夫·托尔斯泰◎著
耿济之◎译

可是我刚千辛万苦地逆风走上几步，
就发现四面全是一样的白雪堆，
所谓道路也不过在想象里才能见到，
再走上几步，忽然自己那辆雪车也竟找不到了。

凤凰文艺出版社
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PUBLISHING LTD

异国的芬芳

风雪

[俄罗斯] 列夫·托尔斯泰 / 著

耿济之 /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雪 / (俄罗斯) 列夫·托尔斯泰著; 耿济之译.
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6
(异国的芬芳)
ISBN 978-7-5594-0539-5

I. ①风… II. ①列… ②耿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①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3432 号

书 名 风雪

著 者 (俄罗斯) 列夫·托尔斯泰

译 者 耿济之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5.75

字 数 12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539-5

定 价 26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译者序

我们把平时爱读的十篇托尔斯泰短篇小说翻译完成，编辑成册。托氏一生写了很多短篇小说，自然不止这十篇，但是当我们决定翻译他的短篇作品的时候，曾花了很多时间选择篇目。起初打算译二十篇，不过因为我们一直怀着“宁缺毋滥”的想法，所以结果竟减少了十篇，只译了我们认为最好的十篇，深信读者读后，一定能大概窥出托氏的艺术和思想演进之迹。

本来要想研究文学家的艺术和思想，应该从长篇小说中去寻求；至于短篇小说，不过是作者片段式的经历，一时的感触，很难凭此作为研究资料。但是把多种短篇小说连载在一起，其中因时代的关系，自然会生出一条线索，足以窥见作者的艺术和思想演进的轨迹——这也是研究文学的人不可少的工作。

文学随思想而变迁，思想又随时代而演进。托尔斯泰的文学，壮年时和老年时迥然不同。我们同时看他壮年时和老年时的两篇作品，竟如出自两个人的手笔，未免使我们深感其变迁之大，但是这也是因为时代不同。

托氏初期的文学，语言优美明快，感情又浓挚动人，最能见出艺术上的功夫；至于晚期的作品，却道貌岸然，手笔苍老简括，一字有一字的力量，一篇有一篇的哲理。初期所描写的

是父子兄弟的感情，英雄豪杰的生涯，偏于贵族方面。至于晚期，所描写的却是社会的罪恶，农人的生活，偏于平民方面。

这本小说集虽然只收录十篇作品，但是托氏初期和晚期的作品都囊括其中：如《三死》、《风雪》、《丽城小纪》是他初期的作品；《伊拉司》、《呆伊凡故事》、《三问题》、《人依何为生》等，又是他晚期的代表作。所以说这本集子虽小，却足以窥见作者艺术和思想演进的轨迹。

在这里我也不愿意详叙作者的艺术和思想是如何演变的，只希望喜爱文学的读者自己能加以研究；我不过是把我们所选的这十篇小说的微意表达出来罢了。

民国十年五月十三日 耿济之序

目录

译者序 / 001

三 死 / 001

风 雪 / 017

丽城小纪（南赫留道甫亲王日记之一段） / 053

伊拉司 / 077

呆伊凡故事 / 085

三问题 / 119

难道这是应该的吗？ / 125

阿撒哈顿 / 131

人依何为生 / 137

野 果 / 167

三 死

—

那时候正值秋天。大道上两辆马车飞似地跑着。前一辆车上坐着两位妇女：一个是黄瘦憔悴的夫人，一个是光泽满面，体格丰满的女仆。女仆已褪色的破帽子底下，乱蓬蓬地披着很多极干燥的短头发。冻得发紫的手上戴着一双千穿百孔的破手套，不住地地理那头乱发。毛毡围巾里那高凸的胸脯，一起一伏，显得呼吸很急促。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睛，一会儿从窗口看那飞奔而过的田地，一会儿看看自己的女主人，露出十分忧愁的神情，一会儿又朝车角那里呆望。在她头的一侧，挂着女主人的一顶帽子，她膝下躺着一只小狗，脚底下又横七竖八地放着许多小箱子，耳边只听见辘辘的车轮声和清脆的玻璃撞击声。

那女主人枕着垫在她背上的枕头，两手放在膝上，闭着眼睛，身体颤巍巍地摇着，轻轻地皱了皱眉头，咳嗽了一下。头上戴着一个睡眠用的白网袋。白嫩的颈间又系着一条蓝色的三角纱巾。金黄色的头发，白嫩的皮肤，深红的两颊，都能显出她的美貌。嘴唇十分干燥，两道眉毛浓厚得很。此时她眼睛正闭着，脸上现出疲乏苦痛和生气的神情。

一个仆人靠在车椅上打盹。车夫一边嚷着，一边在那里用力地鞭打那满身是汗的马；有时回头看一下后面那辆车。泥土

道上深深地印着宽大的车痕。那时候天气又阴又冷。田地里和大道上都笼罩着浓雾，车里也都是尘土。那病人回过头来。慢慢地张开一双明秀的眼睛，恨恨地说：“又这样了”，便用那瘦弱的手去推开那碰到她脚的女仆的外套。她一边推着，嘴里又一边喃喃地，不知说些什么话。那女仆玛德莱沙就站起来，收拾好了外套，又坐下来。病人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女仆在收拾。然后，她两手撑在座位上，想挪一挪身体，靠上坐了一点，可是始终没有力气。她生气得不得了，就对这女仆说：“请你帮一帮我，好不好？咳嗽就不必帮了！我自己也会的，不过请你不要把你的东西放我身边。”说罢，便闭了闭眼睛，一会儿却又睁开眼睛来看那女仆。玛德莱沙也看了她一眼，紧紧地咬着嘴唇。病人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还未叹完气，却又咳嗽起来。她翻了一个身，皱了皱眉毛，两手捂住胸脯，这一刻儿，咳嗽止住了。她又闭着眼睛，坐在那里一点也不动。两辆车跑进村子时，玛德莱沙就伸出两手祈祷起来。那女主人问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她答道：“到一站了。”女主人道：“我是问你，你为什么在这里祈祷？”她道：“太太，那不是教堂吗！”那病人听着，便回过身来，朝着窗外一所大教堂，慢慢地祷告。

两辆车停在站前。从另一辆车里走出病妇的丈夫和医生来，走到前面车前。医生摸了摸脉，问：“现在你感觉怎样？”丈夫也问她：“亲爱的，你不累吗？不想出来吗？”这时候，女仆已经收拾好包袱，便躲在一旁，不去打扰他们的谈话。病人答道：“没有什么变化。还是老样子。我也不出去了。”

她丈夫站了一会儿，就到车站休息厅里去了。玛德莱沙也跳下车来，蹑着脚，踩着泥泞的路走到大门。此时，医生还站在车前。病人笑着对他说：“就说我的情形不好，那你也不能

因此就不吃早饭了。”医生听后，就轻步离去，走到站里去。医生刚走，那病人就说：“他们对我的事情都是不太开心的。唉，我的上帝！”

医生走进站里，正遇见病妇的丈夫，那丈夫含着笑问他：“我叫人把茶具拿进来，你觉得怎样？”医生道：“可以。”丈夫皱了皱眉，叹了一口气，问：“她的病情究竟怎么样？”医生道：“我早对你说过，她不但不能到达意大利，能到莫斯科，那就算极勉强了的。并且又是这样的天气，这怎么能行呢？”那丈夫一边用手掩住眼睛，一边说：“唉，那叫我怎么办呢？”刚说完，看见一个人把茶具拿来，便喊道：“拿到这里来吧！”医生耸肩答道：“还是让她留在这里吧。”丈夫道：“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？我已经想了许多法子阻拦她。我说我们到外国去，一来经费不多，二来小孩子们又需留在国内，三来我们工作又很忙。可是无论我怎样说，她始终不听。她还在那里计划到外国怎样生活，从不想她自己是个病人。如果对她说真实的病情，那不就是要杀死她吗？”医生道：“你需知道，她已经是死的了。人没有肺，是活不了的。肺没有了，怎么能再生出来呢？对，这是很忧愁很难受的事情，可是究竟有什么法子呢？现在我们的责任，就是让她能够平静地死去就得了。这就应当有教士跟随才好。”她丈夫道：“唉，你也要明白我的处境。也只能听天由命，任她怎样就怎样，我是不能向她说实情的。你一定也知道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。”医生摇着头说：“还是劝她留在这里过了冬天再说。不然恐怕道路就艰难了。”

站上一个小姑娘走到门前台阶那里，口里嚷道：“阿克舒沙！阿克舒沙！快到那边去看看一位从剂尔金城来的太太。听说因为痼病，才要到外国去的。我还没有看见过得痼病的人

是怎样的呢。”阿克舒沙听到，立刻跳到门外边。两人手拉着手便跑出去了。到了门口，他们蹑着脚，走近车前向里探望，那个病人也回头看他们，看见他们脸上都露出惊奇的神色。她就皱了皱眉，又回过头去了。那个小姑娘赶紧回过来说：“好，这样的美貌！真是少见的！我看着心里觉得难受极了。阿克舒沙，你看见了没有？”阿克舒沙答应道：“啊！瘦得真利害！再看一看去。你看，她又回过头来了。我又看见她了。唉，真可怜，玛沙！”玛沙道：“这地上真泥泞得很。”说罢，两人便回门里去了。

那病人想：“可见我这个人实在是很可怕的了！还是赶快到外国去，我的病就可以痊愈了。”

一会儿她丈夫走到车前，一边嚼着面包，一边就说：“我爱你，现在觉得怎么样了？”病人想：“老是这句话。自己还在里面吃东西。”想罢，她无精打采地说：“没有什么。”她丈夫又道：“亲爱的，我怕这种天气在路上走，对你的身体很不好。埃度阿尔也是这样说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！”她听着十分生气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她丈夫又道：“等天气好了，道路好些了，你身体稍为健壮一些，我们再到外国去。”病人道：“请你恕我直说，假如我原先不听你的话，我现在早就到柏林了，病也就可以好了。”她丈夫道：“咳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只要再在国内留一个月，你的病也就可以好，我的事情也办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带着儿女们一块儿去。”病人道：“儿女们身体还好，我却病着呢。”她丈夫道：“你看这种天气，你走在路上，一定是很不舒服的。我想还是住在家里的。”那病人怒道：“在家里好？……死在家里吧！”她说到“死”字，心里也担惊一下，就看看她丈夫，露出惊疑的神情。她丈夫也只得垂下头来，一

言也不发。病人不由得竟泪流满面，丈夫用手巾掩住自己的脸，一声不响地走开了。

病人抬头望向天，两手交叉着，喃喃地说：“不，我一定要去。唉，我的上帝！”说完，眼泪像雨一般地淌下来。她就哀哀地祷告起来。她胸间还是这样痛，这样难受，天上还是这样阴沉沉的，欲雨不雨，迭迭层层浓雾降在道上，屋顶上，车上和车夫的大衣上。那些车夫正在那里收拾车轮。一边却说说笑笑，十分高兴。

二

车子已经套好，车夫却拖延起来了。他正往车夫所住的屋子走去，里屋又热又脏，又暗又臭，充斥着烤面包和煮白菜的气味。几个车夫坐在外屋，厨女正在炕边站着，炕上羊皮中间躺着一个病人。一个少年车夫，身上穿着皮衣，腰里系着鞭子，跑进屋来对那病人说：“郝范道尔老丈！喂，郝范道尔老丈！”一个车夫问：“你问他做什么吗？人家全等着你开车呢！”那个车夫搔了搔头发说：“我想向他借一双鞋，因为我自己的鞋已经坏了。啊！他已经睡熟了吗？喂，郝范道尔老丈！”说着便走到炕前。只听见微弱的声音：“什么事？”随着一双瘦得不成样子的脸从炕上黑暗里慢慢地探过来，伸起一双又瘦又发青的手，哆哆嗦嗦地把被子稍为放正一些。郝范道尔身上穿着一件极脏的衣服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唉，兄弟。你让我睡一会儿好不好。又有什么事呢？”

那车夫一边把水罐递给他，一边踌躇着说：“郝范道尔，我想你现在也用不着新鞋。既然你走不了路，就把你的鞋借给我穿，好不好？”病人把头伸进罐子里，胡子也沾在水面上，没命地喝起水来。他几根胡须又脏又乱，一双忧愁的眼，不免

向那车夫的脸上看着。他喝完水，想着抬起手来擦一擦嘴唇，可惜竟抬不起来，便在被单上擦了一擦。他一边喘气一边又用力看着那车夫。车夫就说：“也许你已经借给别人，那就没有法子。现在天气阴沉得很。我却还要赶着上路，所以我想向你借双靴子，因为你现在也没有什么用处。不过也许你不能借给我，那么就请你直说吧……”那病人的胸间忽然咕噜作响，就低着头大咳起来，那时候厨女忽然怒声说：“他有什么用处？两个月没有下炕。你看他这样咳嗽！内脏已经受了伤。他还穿什么鞋？并且穿着新鞋葬在地下，那是很不值得的。唉，他实在已经快要死了，还是赶快把他搬到别的屋子里去的好。譬如在城里就有病人区；要不然他一个人占了这屋子的一半，叫我还能做什么事呢？”刚说到这里，站长忽然在门那里喊道：“塞雷格！快出去吧，老爷们等着你呢！”

塞雷格准备不等病人的回答了，正要出去，那病人却忽然在咳嗽间隙，将两眼往上一翻，显出愿意回答的神情。一会儿他止了咳，休息了一会儿。才开口道：“塞雷格，你把那双鞋拿去吧。不过等我死的时候，你必须替我买块石头。”那车夫说：“老丈，谢谢你，那我就拿去了。石头一定给你买。”那病人又说：“诸位听着他所说的话！”刚说完，又低着头咳嗽起来。有一个车夫就说：“得了，我们都听见了。塞雷格你快出去吧。一会儿站长又跑来了！那个从剂尔金来的女太太也正病着呢！”

塞雷格就把自己那双又大又破的鞋脱下，扔在床底下。郝范道尔的鞋他穿得恰巧合适。他一边往下看着，一边就走出去了。走到车前，立刻爬上去整理缰绳。一个手里拿着毛刷的车夫说：“这双鞋子还不错，是白送给你的吗？”塞雷格笑着说：

“难道你还忌妒吗？”说着，便扬起鞭子，向几匹马呼喝着。那两辆车就慢慢地消失在蒙蒙黄雾里，顺着那泥泞的道上跑过去了。

那个病车夫那时候还躺在小屋炕上，止了咳，勉强翻个身，便不说话了。小屋里从早到晚，来来往往的人倒还不少，也有在这里吃饭的，可是谁也不理那病人。薄暮时候，厨女爬到炕上，在他脚下取一件大衣。病人对她说：“娜司达姬，你也不要讨厌我。我也快给你腾出这块地方了。”娜司达姬说：“得了，得了！不要紧的，老丈。你哪里痛，你对我说一说。”老人道：“身体里处处痛得很，唉。”娜司达姬道：“那你咳嗽的时候，喉咙痛不痛？”老人呻吟着说：“各处都痛，我也快死了。唉，唉，唉……”娜司达姬一边给他盖好被子，一边说：“你脚还要盖好。”说罢，便从炕上爬下去了。

晚上小屋里点着一盏烛灯，光线微弱得很。娜司达姬同十个车夫一块儿睡在地板上，不断发出鼾声。那个病人在炕上辗转，微微地在那里咳嗽。到了早晨，他忽然寂无声息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天还未全亮，娜司达姬起身说：“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我仿佛瞧见郝范道尔老丈从炕上爬下来，出去砍柴。他说，‘娜司达姬，我来帮你。’我说，‘你到哪里砍柴？’他不理我，却拿起斧子就砍，砍得又十分灵便。那木屑竟纷纷地飞扬起来。我说，‘你不是有病吗？’他说，‘不，我很健康。’他说了这句话，我心里嗡的一惊，就大叫而醒。莫非他已经死了吗？喂，郝范道尔老丈！……”

郝范道尔一声也不回应，那时候车夫里有一人醒了说：“莫非真的死了吗？快去看看他吧！”果真那垂在炕旁的瘦手

已经冰冷了。车夫道：“快到站长那里去报告他死了。”可怜郝范道尔是一个外地人，举目无亲。第二天，他就被葬在林后新坟地上去了。娜司达姬还屡次向众人述说自己所做的梦，并且说她是第一个感觉到郝范道尔的死的。

三

春天到了。城里泥泞的道路旁有一条小河，河水夹在冰块中间正急急地流着；路人的衣色全都十分清朗。花园里的树都发青了，树枝被微风吹着，摇荡个不休。各处都滴着水点……小雀振翼而翔，十分高兴。阳光照着，那些花园房屋，树木个个都欣欣向荣。无论在天空，在地上，在人心里，都充满着活泼之气。

一条大街上有一所高耸的房屋，门前铺着一片青茵。屋里就躺着那位想赶到外国的垂死病妇。房门外站着病人的丈夫和一个老妇。牧师坐在椅子上，垂着眼睛，手里不知道在那里弄些什么。屋里椅子上，一位老太太（病人的母亲）伤心地哭着。一个女仆站在她旁边，手里拿着一只手巾伺候着，另一个女仆正替老太太擦那两鬓。

那丈夫朝着同他站在一起的妇人说：“好朋友，求求你。她很相信你，你也同她很投机，就请你劝劝她吧。”说完，他就想替她开门，那表姐连忙拦住他，先用手巾擦了好几次眼睛，理了理头发轻轻说：“现在应该看不出我的哭容了吧。”说着就自己开门走进去了。

丈夫心里着急得很，很悲伤。他也想到老太太那里去，却